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賣雜貨的小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725630

10位ISBN编号：9866725634

出版时间：福地出版社

作者：許正芳 著

页数：21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內容概要

假若一定要為孝順找個理由—— 因為，她是我媽媽。

爸爸去世了，只要可以和媽媽在一起，無論要多麼辛苦照顧癱瘓的她，我都心甘情願！

阿鴻的父親在工地發生意外不幸過世，母親也在一次交通事故裡變成了半身不遂。

年紀小小的他，頓時成了家中的支柱，不僅要一手包辦所有大小家事，照顧媽媽，幫媽媽做復健，連令人難堪的排泄問題，阿鴻都不嫌骯髒的幫她處理。

爸爸的死，讓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幸好金德仔叔叔幫忙阿鴻母子在自家門口開起一小間雜貨鋪；每天晚上，阿鴻還要推著媽媽的輪椅，一起挨家挨戶兜售雜貨，生活才能勉強度日。

但命運不斷的考驗著他們，阿鴻在學校裡受到同學的排斥與欺負，推著母親沿街叫賣時，還意外的受了重傷。

一個颱風的夜裡，阿鴻為了保護母親，卻被門板砸中不幸昏迷……他會有生命危險嗎？

這個家的未來該何去何從？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作者簡介

許正芳 寫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無法分割的一部分；因為寫作不但可以內省，而且可以外觀；在內省與外觀中，看到、找到更真實的自己。

看到、找到更真實的自己，也就不枉此生了——謹此，與大家共勉。

著作有：《賣肉粽的小孩》、《賣枝仔冰的小孩》、《流浪的小孩》、《彩虹上的女孩》、《送報的小孩》、《討海的小孩》、《拾荒兩兄弟》、《阿公的小吃攤》（福地出版）。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章節摘錄

第一章 鬼屋裡的母子六月。

即使已經下午四點多了，南台灣火球一般的豔陽依然不減威力，金黃陽光斜照在人們的臉上，反射出一種油亮亮的色彩，再加上山上水泥廠無時無刻撒下來的灰塵，使得路上的行人看來都灰頭土臉，那種灰濛濛的感覺揮之不去，無可奈何。

阿鴻出了校門後就將書包反掛在胸前，脫離了同學走在前頭的他，彷彿和後面那些高聲叫鬧的同學不同一國，只顧低頭疾疾往前走，偶而摘下頭上的小黃帽往自己脖子搨搨風。

路過鐵道時，他彎下腰，在枕木旁撿了塊小石子，停了一下，接著就做出一個投棒球的姿勢，使勁的將石子拋出，待石子落地，似乎仍意猶未盡，又彎腰撿了一塊，同樣姿勢，又將石子扔出，之後，就定定站著，注視前方，彷彿空燙的鐵道那頭有什麼特定目標似的。

「陳子鴻，你在幹麼？」

忽然，不遠處傳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，叫著說：「明天我要報告老師，說你故意破壞鐵路！」

阿鴻回頭一看，冷笑了一聲，像是要跟那個女孩作對一樣，就又彎腰撿石子，又扔了一次；扔完，他拍拍手轉頭就對那走得越來越近的女生叫道：「謝怡君，你這個大雞婆，你現在就去報告啊！」說完就頭也不回快步走了。

他經過鐵道旁一排比他還高過半個頭的水泥欄柵，過了一個紅綠燈，在一家乾洗店前，對一隻被鍊住的大狼狗連吼幾聲，又作勢要撲過去，惹得大狼狗又吠又叫，直到乾洗店的人聽到狗叫聲出來，阿鴻已經一溜煙的閃入窄巷裡了。

阿鴻跑進去的這條窄巷，像是古代陶淵明筆下寫的桃花源洞口。

因為這窄巷大概只有七、八公尺長，可是一到巷子盡頭，卻是豁然開朗，別有洞天，眼前只見兩排低矮房子，中間一片頗為寬廣的空地，空地上到處都是大小不一的水泥墩子，上面晒著五顏六色、各式各樣的衣服、被子，破桌椅、舊家具隨便散置，小貓小狗與小孩追逐叫笑，正是一幅熱鬧的景象！

「阿鴻喔，你下課囉？」

阿鴻才走出窄巷這端沒幾步，遠遠就聽見有人喊他：「快來啊，你阿母肚子餓囉。」

「哦，好！」

阿鴻口裡答道，那聲音小得可能連自己也聽不到，人就大步向發聲的方向走去。

遠遠看去，那棟獨一無二的日式青瓦低矮小平房正是阿鴻的家，只見四、五個老婦人或坐或站，圍著一個坐著輪椅的婦人在說話，婦人的右邊則是一長條用空心磚砌高、再鋪上兩片單人床床板的平台，平台上堆放著五花八門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貨品，再遠一點，則是擺著各種菸、酒的一個長櫃，至於平台靠近屋子窗櫺這面，則是掛著各式各樣諸如乖乖、蝦味先……這一類的兒童零食。

「阿母，你餓了？」

從頸間卸下書包，阿鴻就問坐在輪椅上的瘦弱婦人：「那……你有想要吃什麼嗎？」

「你阿母想吃鮑魚、龍蝦、魚翅啦，」一個婦人笑笑搶著說。

「阿母還不餓啦，你別聽你阿嬤胡亂說啦，」輪椅婦人笑笑道：「要不，你去冰箱裡那把杏菜拿出來煮魷仔魚湯。」

「好！」

阿鴻應道，進去房子裡拿了杏菜，就一個人默默坐在走道拐角處，低頭理起菜來。

他先將杏菜葉子剝下，又將菜梗折成小根，再全神貫注把一小根一小根的菜梗表皮剝出了絲，剝扯硬皮的專注神情就像他身旁都沒有人似的。

「哎喲，」這時一個婦人注意到了他，大驚小怪叫出聲，說：「阿鴻喔，杏菜梗折短了就好了，你這樣剝皮要剝到幾時啊？」

「剝了皮，我阿母吃的時候就比較不會哽到啦！」

阿鴻頭也沒抬，平平的音調回道。

「是啦，」輪椅上的婦人接著說：「有一次吃杏葉時因為梗太老、太硬，害我噎得差點死掉，阿鴻之後就都這樣剝啦！」

「嘖，嘖，嘖，」旁邊一個婦人嘖嘖說道：「看阿鴻平時那麼粗線條，沒想到做起事來比女孩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子還細心哩！

「他連用太白粉勾芡做湯都會呢，」輪椅上的婦人很得意的說：「比我死去的那隻老猴（台語，老猴意指丈夫）——」婦人邊說，轉頭朝屋內一望，只見牆上一幀大大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中是個留著平頭的微笑男子，婦人又說：「哼，他是什麼家事也不會！

」天色漸漸暗下來了。

圍著輪椅婦人的婆婆媽媽也紛紛回各自的家了。

阿鴻在廚房間煎煎炒炒了好一會兒，忙完出來，才發覺天色已經暗得深了，他連忙拉亮那吊掛在平台上方的大燈泡，頓時整個門前就都輝煌起來，「阿母，要吃飯了嗎？

」他試探的口氣問婦人。

「煮好了？

」婦人抬頭問阿鴻。

「煮好了，」阿鴻說道：「那……我拿出來？

」婦人點點頭。

阿鴻先是在婦人輪椅上擺了塊小木板，又陸續端出飯菜湯，一邊問道：「阿母，今天要去賣嗎？

」「……」婦人先是一愣，接著轉頭問阿鴻：「你不用作功課嗎？

」「阿母，今天是星期六了，明天又不用去學校，」阿鴻回道：「而且，每次禮拜六、禮拜天好像生意都比較好！

」「啊，今天是禮拜六？

」婦人啊了一聲說：「我怎麼忘了……我這頭殼是越來越沒記性了……」阿鴻還蹲在婦人面前，兩眼望著婦人，似乎還在等待婦人的答覆。

「好吧，那就去賣吧。

」婦人說。

「好，」阿鴻站了起來，說：「那我先將門口收一收！

」說完，他手腳俐落的收拾起來。

首先，他頗為吃力的將一箱一箱的啤酒移入門口內的小通道，再將吊懸在窗櫺上的零食和乾豆皮一類的食品一一取下，又將空心磚平台上的民生物品一一拿進屋裡，最後才一身汗水淋漓的收了婦人輪椅上的餐盤，放在空心磚平台上，喘著氣對婦人說：「阿母，都收好了！

」「阿鴻，那你晚飯都還沒吃呢，」婦人看著阿鴻一趟又一趟進進出出，又喘氣又是一身汗水，不禁憐惜的說：「你先去吃飯吧！

」「啊！

」阿鴻一經提醒，這才察覺到自己真的又餓又渴。

他返身進入屋內拿出一瓶寶特瓶飲料，如牛飲水般一口氣咕嚕咕嚕將瓶內冷開水一飲而盡，他那粗魯的舉動，看得一旁的婦人不禁埋怨道：「哎呀，你喝慢一點啦，嗆到了怎麼辦啊！

」但是阿鴻也沒理會她的話，喝完水，又衝入屋內盛了一碗白飯，蹲在空心磚平台前，就著母親餐盤內的剩菜，沒幾下工夫，就秋風掃落葉般，將餐盤上的幾樣湯菜一掃而空，腮幫子鼓鼓的對婦人說：「阿母，我吃飽了！

」說完，就又快手快腳將餐盤端入屋內。

阿鴻又出來時，捧了一個小木箱子，箱內盡是一些抹布、香菸、口香糖、原子筆以及魷魚絲、牛肉乾一類的小玩意兒；阿鴻小心翼翼的將小木箱子跨放在婦人的輪椅前，放好了，便說：「阿母，走吧，我們去賣吧！

」接著，他繞到婦人後面，推起了輪椅，就出發了。

原來，阿鴻和婦人是要去附近的七、八家酒店和卡拉OK店兜售小木箱裡的東西。

小木箱裡的東西雖然不是什麼值錢貨品，可是，如果以殘母稚子的弱勢姿態出現在這些聲光酒色、紙醉金迷的場所，往往能博得許多人的同情。

再加上這些客人往往出手大方，一個晚上下來，母子倆經常都能獲得不少收入，而這也是阿鴻不忘提醒婦人「今天要去賣」的原因了。

正當阿鴻推著輪椅剛要啟動時，昏暗夜色中忽然有人急急喊叫道：「阿鴻啊——美珠啊——等一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下，等一下啦！

」母子二人一轉頭，只見一個中年男子快步跑了過來，喘著氣，說：「還好，你們還沒有出門 - - 」等到氣喘定後，中年男子說：「給我兩包香菸和半打酒……」婦人一聽，就對阿鴻說：「快，快去開門給你永福叔拿。」

」她接著又叮嚀道：「還有，等會兒別忘了把燈關了，免得又讓人家來買不到東西。」

」買菸酒的人來了，又走了，阿鴻拉下平台上方的大燈泡，在微弱的路燈映照下，只見他緩緩推著輪椅，小心的繞過那有如地雷般的水池墩子，往那七、八公尺窄窄巷子的方向前去，昏昏暗暗之中依稀還聽得到母子二人對話的聲音：「阿母，今天要先去哪一家賣？」

」「往左邊方向繞一圈吧！」

」這時，膾炙人口的電視八點檔連續劇還在演著，母子二人出了窄巷，迎面就是車來車往的大馬路，不遠處一道平快火車轟轟馳駛而過，阿鴻和他母親的對話也就被淹沒，再聽不清楚了……阿鴻與母親美珠其實原本不是住在這人多、混雜的大院裡。

事實上，人們都在說這大雜院可能也沒多久的風光了，因為聽說市政計畫將這裡改建成公園，到時候，住在這裡的每一家都得搬遷走人，因為這裡是公有地。

阿鴻的家本來在現在這棟日式平房正後方一棟四樓公寓的三樓，要不是因為阿鴻的爸爸死了，每月六千元的房租讓這對孤兒寡母實在撐不下去，他們也不願意搬來這間人們口中鬼影憧憧的日式平房。

阿鴻的爸爸陳金海，來自在南台灣左側一隅的群島——澎湖。

在那裡，陳金海靠討海為生，但對於這樣的生活，年輕的陳金海並不滿意，他每天嚷嚷叫叫，說他身處海島，只能做一個沒有前途的討海人。

「要是我老爸肯放我走，到了台灣，我隨便找一份工作，」他口出狂言，對他的朋友說：「只要讓我抓住機會，不要多久，到時候一定賺個八百、一千萬回家給你們看！」

」陳金海的父親後來「放」他走了，因為他父親……往生了。

那時候陳金海剛巧認識了鄰村一個從高雄回鄉的女孩，就是陳金海後來的妻子美珠 - - 原本在工廠做女工，短暫回鄉探親，當她聽見陳金海那無比遠大的抱負，就開玩笑的口氣說：「海仔，既然你那麼想到台灣去發展，而你父親也往生了，你孤家寡人一個，講講歸大堆，做做沒一湯匙（台語，說了一大堆，做的卻一小湯匙也沒），不如，說去就去吧，到時候我在台灣也可以多一個朋友呢！」

」美珠的話本來是說著玩的，沒想到陳金海男子氣概一發，就豪氣干雲的說：「走就走！」

我等這一刻等很久了！

」就這樣，陳金海隨著美珠搭了大渡輪，不到半天的時間，就在台灣土地上落腳了，由於兩人在異鄉相互扶持，也就順勢在一起，共組家庭。

懷著滿腔熱血的陳金海來到台灣之後，由於他識字不多，找工作並不容易，只能隨人介紹，到建築工地做些綁鐵、做板模、搭鷹架……這一類費體力的粗活兒。

不過，由於當時景氣好，新的建築工地一個接一個開工，像陳金海這一類粗活工人需求量大，身價便水漲船高。

每日二、三千元的薪資倒也讓陳金海感到前途有望，「一天兩三千元，要賺個一百、幾百萬也不是什麼困難事，」陳金海得意的對美珠說：「比以前討海是好多了！」

」只是，錢這玩意兒如果不能守住的話，就是「來得容易去得快」。

陳金海雖然賺得多，卻也染上了酗酒的惡習，每天一下了工，他就與一群酒肉朋友飲酒作樂，任由美珠怎麼勸，他總是不聽，還義正辭嚴的說：「賺錢不是用來開（台語，花用之意）的？」

那賺錢做什麼？」

」一句話就把個性柔順的美珠給說得啞口無言。

不過，就如俗話所說「驕張沒落魄得久（台語，意謂得意的時光不會比失意的時光長久）」，就在阿鴻九歲那年，在一次上工時，宿醉未醒、體力不濟的陳金海一個不留神，竟然就從七、八樓高的鷹架上摔了下來，奄奄一息的他被送到醫院，在加護病房裡躺了兩天，終究不敵死神的召喚，沒有留下半句遺言就走了。

陳金海夫婦自從有了兒子阿鴻之後，陳金海就堅持要美珠辭去工廠的工作，「你就專心把孩子顧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好，」陳金海滿嘴酒氣，帶著不容對方拒絕的口氣說：「我一個人賺錢養你們母子就夠了！

」不得已，美珠只好辭去工作在家帶阿鴻，閒時沒事，她就跟一些小工廠拿了些電子零件做手工，「加減賺啦，」已經搬到日式平房後面公寓租住的美珠對鄰人說：「至少賺個一天的菜錢和海仔的酒錢也不錯！

」這時，美珠對於自己的生活也算得上是「雖然不滿意，但是可以接受」，堪稱是幸福的。

但陳金海卻突然發生意外過世，美珠從來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一天，她在傷心、驚怕之餘，把陳金海留下來的錢和這幾年來她私下藏的「私房錢」，攏攏總總把丈夫陳金海的後事給辦妥了。

傷心可以停不下來，可是日子不能不過，自從陳金海走了，一日三餐、水電瓦斯和房租.....種種的金錢的壓力立刻排山倒海而來，已經一無所有的美珠當下做了決定，馬不停蹄的四處去接了各種的手工，日夜二十四小時，她手腳不歇，就是要從這做一件才五毛、一元的手工中掙出自己的一片天！

但是命運卻沒有放過她，在陳金海死後不到一年的某一天，瘦弱的她在摩托車前後載了大袋小袋的電子半成品要去交貨，就在美珠騎著車子經過一個彎道時，為了要閃避前方來車，她一緊張，摩托車輪子打了滑，就連人帶車帶貨一股腦兒摔了個稀哩嘩啦，慘不忍睹！

也就是這麼重重一摔，將美珠給摔成了「半個人」，她的下半身.....癱瘓了！

因為這一連串的不幸，美珠才不得不在朋友金德仔的安排下，從公寓三樓搬來這人稱「鬼屋」的日式青瓦小平房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棟日式青瓦小平房是早年所留下的日本會社的員工宿舍，而鬧鬼之說是更早之前就有了的。

小平房原來住的是一對母子，據鄰人說，這母親在年紀大了之後忽然莫名其妙發瘋了，聽說她每天關在屋裡嘴上總是念念有詞，見過的人說，老母親會對著屋內的各個角落又說又笑，彷彿屋子裡有許多「人」似的，後來，連她的兒子也害怕了，所以等到老母親過世之後，兒子立即搬走，貼了「吉屋出租」的廣告，想把房子出租，可是幾年下來，就是沒有人敢來承租這間「鬼屋」，青瓦小平房於是就形同廢墟了！

因此，正當美珠為了每個月六千元的房租而發愁的時候，金德仔來說有這麼一個房子，「厝主（台語，屋主、房東之意）說租金二千元就好了，而且不用押金，」金德仔又說：「可是我聽說那房子.....鬧鬼，美珠，你想想看.....」

「管他什麼鬼屋！」美珠一聽，當下立即決定入住，就說：「鬼要抓人就把我這個沒用的廢人抓去，哼！

而且，六千跟二千比可是三倍呢，又是一樓，我出出入入也方便！

」「這.....美珠，」金德仔還是替她擔心，囁嚅回應：「聽說.....還不止一隻鬼，很多隻呢！

」「哼，越多越好，」美珠雖然也是一身雞皮疙瘩的，誰不怕鬼呢？

但是，已經被生活逼到走投無路的美珠哪還能管得了這些，當下笑笑又說：「越多越熱鬧，最好我家那隻死老猴也來搵一腳！

」她轉頭問兒子阿鴻，說：「阿鴻，你會驚（台語，怕的意思）鬼否？

」「我.....我從來沒有看過鬼，」阿鴻年紀還小，天真的口氣問道：「阿母，鬼是什麼啊？

」就這樣，美珠母子搬到了日式青瓦小平房，也許真如美珠所說的：「他們是死去的鬼，我是在世間半活半死的窮鬼，一樣是鬼，總是會互相可憐吧！

」果然，打從搬進了新家，美珠與阿鴻母子平安無事，夜夜一覺到天明，什麼鬼呀的，絲毫沒有半點動靜，惹得想看熱鬧的鄰居左右不禁嘖嘖稱怪，一向對青瓦小平房敬而遠之的他們，也漸漸敢來串門子了！

後來，金德仔看美珠母子二人生活實在太清苦，就建議她在屋前擺些菸酒糖茶兼賣，又熱心的幫她叫貨、進貨，於是美珠的小雜貨鋪子賣的東西越來越多，就形成了今天的規模。

後來，金德仔又建議他們母子可以去酒家兜售東西，美珠也採納了，因為她放棄任何掙錢的機會。

上天沒有絕人之路，美珠和阿鴻這時正懷著滿心的希望出門了。

<<賣雜貨的小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